

她有三位女兒，也就是在她筆下常常出現的大貓二貓小貓，現在大貓已在高中讀書，小貓則進入小學了。當年，她總是帶著三隻小貓去逛街、看電影，她獨樹一幟的影評也就是這樣寫出來的。丹屏的影評確確實實代表了觀眾的眼光，中肯而獨到。去年她寫一篇批評影片「動物的愛」的文章，引起讀者和電影界的注目，足證她的評文的影響力。

丹屏寫雜文，十年如一日，在「皇冠」雜誌上的「反舌集」，是讀者每期必讀的文章。她住在嘉義的時候，也曾為「臺灣日報」寫「婦人之見」，並為「臺灣時報」寫「管窺篇」。「婦人之見」已成專書，由平原出版社出版，其餘六本書均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都是屬於方塊短文的性質。在臺灣，女性寫雜文者很少，丹屏憑著她對社會的一份關心，以及一枝不懈的筆，竟能寫出諷刺而不失戲謔，嚴肅而不失苛薄的文章，確實是令人欽服。



何凡

何凡，本名夏承楹，江蘇省江寧縣人，民國前一年生。北平師範大學外文系畢業。現任聯合報「玻璃墊上」專欄作者，國語日報社長。

每天早上，何凡起床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報。他家訂了十幾份報紙，中文的、英文的、中部版的、南部版的、北部版的都有。看報紙是他一天生活的開始。以前他住在老房子「三疊室」時，爲了看報方便，特別在巷口的窗子上開了一個洞，每天清晨五點多鐘開始，窗口就不時傳來「嘎！」腳踏車停住的聲音，然後「咚！」

「一聲，報紙就從外面丟進了窗枱。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報紙。

十幾年來，在老房子一帶的送報生都知道他們家的信箱是設在窗口的。前年，他的老房子變成了六線大道，他搬到公寓的二樓住，看報紙的習慣不得不改變了。使他過去對那種伸手就可以拿到報紙的情況懷念不已。

他的案頭放著一隻用了十幾年的塑膠小籃子，裏面放了刀片、筆、迴紋針、小紙條等東西，這些都是他看報看書要用的工具。他總是一邊看報，一邊把有用的資料用紅筆勾畫下來。當報紙都看完後，他就用刀片把勾起來的資料割下來，用迴紋針把相同的別起來，然後都攔到小籃子裏，做參考時取用。

下午午睡和晚上就寢前後，是他看書的時間，他看的書很廣：新聞性的、文藝性的、批評性的、歷史性的或醫學科學性的都有。看到可用的資料，他就用紙條夾住來做記號。床頭閱讀是他的習慣，也是他幾十年來寫專欄必須做的工作。對何凡來說寫一篇一千字的專欄，收集資料所花費的功夫要比寫起來多得多。

他常把寫專欄比喻做下棋，一個專欄作家總要比別人多看幾步。社會上每有一個問題發生時，人們除了有自己的看法外，還想聽聽別人的意見，因此做為一個專欄作家，有職責提出問題，供給資料，並加以分析研究，除了批評外，應該也有建設性的建議。他覺得中國的社會太陳舊，進步不夠，因此他寫的文章多半是批評臺灣社會百態和生活實際有關的問題。這些年有些事情隨著社會的批評，已經改善，再回想當年的情形，何凡感到很安慰。這也是一個專欄作家最欣慰的一點了。

從民國四十三年開始，何凡就在聯合報撰寫「玻璃墊上」專欄，二十年一直沒有停筆，這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興趣大。就像他的夫人林海音女士所形容的：他每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裏，埋在書報堆中，像一隻白螞蟥那樣的辛勤蛀蝕，然後像蠶一樣的吐出絲來。

實實在在的寫文章、實實在在的念書、實實在在的做事、實實在在的生活，這就是何凡生活的原則，也是他能永遠保持進步的原因。